

# 一步一腳印

謝棟樑

因緣際會加上命運捉弄，最後選擇以雕塑做為創作生涯，乃是個人對立體造形藝術真性之體悟和實踐。雖然一路走來非常蹣跚，但是一步一腳印，每一個系列代表我生命一個過程，一個記錄。每一個系列存在一個時空背景，並深刻著我對生命的體驗。一個系列又衍生一個系列，四十年下來於是產生約十二個不同形式與內涵的系列作品。

記得我首次個展巡迴到高雄時，一位從事設計的小學鄰居來看展覽，他對我的作品不免客套讚賞之後，曾建議我以後的個展，要探索新的主題做不同的表現，而且每次個展都要不一樣，否則再多的個展也等於是一次的展覽，這句話影響我很深，後來遇到朱銘大師，他也是如此鼓勵我。對於這樣的看法，我曾懷疑這不等於是沒有風格了嗎？後來我深入想過，一個人的生活背景時刻都在改變，思想也會改變。尤其二十世紀末進入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電子科技時代，網際網路非常發達，資訊傳播無遠弗屆，全球的藝術思潮互相激盪，世界就像一個地球村，身處現代的藝術家，不可能不受時代的影響而自絕於世界外。但是藝術創作是個人對世界現象感知後內化的觀念，也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所以，掌握各個系列的創作背景，堅持自己的個性，維持和別人不同的風格，就是自己階段性和個性化的風格作品。我也不想拘泥自己保持「一」以貫之的風格，如此只會葬送自己無限的創作契機。

創作是將自己心中真誠的「感受」描寫出來，而不管是用什麼「方法」。所以「感受」和「方法」便是我不斷創作的兩大主軸，「感受」是內涵，是「意」的表達，「方法」使造形強化，是「形」的表現，形意合一，形隨意換，意隨形走。形式、內涵與媒材的互相結合、辯證、開展，使我的創作活水源源不斷。創作像登梯，一步一階，沒有第一階就沒有第二階、第三階，每一階都是下一階的基礎，都是下一步必經的路，你不上階，就是停滯不前，所謂「登高必自卑」即是如此。但不是意謂走過的路不對，也不是早期的系列作品不好，而是創作就像汽車的輪子，不停的向前轉進，有時快，有時慢，有時也會停下來休息，重新再出發，一直往前，永無止境，也無法止於「至善」。

從寫實系列的基本功訓練，經過好幾個不同的形式表現，在山水意象系列創作之前，我的作品主要以人體表現為主，內涵從人體唯美、存在主義、人性關懷到人生無常，雖形式不同，但主題則以人本為主，人性為前提，可說是「山河永久貌常新」，在作品的求變中我也有不變的地方。直到山水意象系列作品出現後，就變成「山河變色貌更新」的新境界。在做完人體人性的多項系列探討後，我也感受到時常出國旅行，遊山玩水，徜徉自然所給我的深刻印象，十多年前即想幻化心中山壑為立體造形藝術，因碰到一些瓶頸而暫斷十年左右，直到前年不銹鋼的山水作品運用書法的流暢線條表現了山水的律動感後，而掌握了方向，開始大膽的創作。形式、空間、媒材、技法不斷地交錯變化及辯證，在這一個系列中也產生前後不太一樣的形式和質感變化。從「太極」的觀念來看，

太極衍自無極，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而生萬象。當我在創作一件作品時，就會想到改變一些空間，一些材質，一些技法，如此便由一件作品衍生出很多作品來；如放大雕塑「觀瀑」這件作品後，它的造形衍生出「雲湧」作品，它的鋼鐵支架切割改變後，又創作出「四象」和「山意」兩件作品來，而「四象」這件作品更換四個方向安置時，又呈現出四種造形來，一件作品又變四件作品，四件作品又有各個不同的角度變化，等於一個角度再看到一個作品，所以造形藝術是變化萬千，不必預設立場，隨意而為，隨緣而生，使有限空間變無限空間。

山水意象系列，其實是包含了由山水轉成意象兩種系列，如無極生太極，由一生二，二生四一樣。由原來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後來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完全是一種心意的作品，不著外相，空有一體，是「禪」的一種境界。因為「無相」所以很難立下文字給作品訂下名稱，但為了讓觀眾方便契入作品的禪境，才勉強給予不是很貼切的標題，希望大家對我意象系列的作品，不要著相在作品名稱上，靜心去觀想，才能進入作品的無限思維空間裡。

舉辦回顧展，應該是七、八十歲的年頭，但個人創作已四十年，作品系列繁多，在屆耳順之年舉辦首次回顧展，實在有助於社會大眾對我創作歷程的理解，同時也給自己一個省思的機會。回顧才能前瞻，希望藝壇前輩，同道朋友，不吝給我指正。